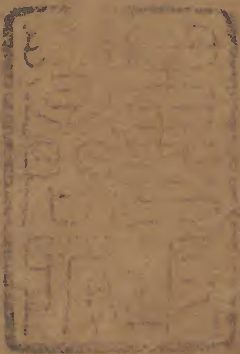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八之十二

朱子
治道 取士 兵刑
民財 論官



漢	書	門
九	增	八
四	二	八
冊	架	函
類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門	九
書	門	九	增
冊	架	函	四
冊	架	函	二
冊	架	函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40)
函號	298 252





重鈔朱子語類卷一百八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楸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朱子五

論治道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

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賀孫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

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個緊要處端蒙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裏得過運動得行根

為學是自博而反諸約為治是自約而致其博自修

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為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與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

也方

古者脩身與取才卹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為四冊

自古有道術為天下裂之說今親見其弊矣自脩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

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

廣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脩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

何處脩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

私即轉為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

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

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

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德明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各有都鄙家鄙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淳

因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

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者大帥先生之意以為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廣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端蒙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

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壽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

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

揚

先生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峯論封建井田數事嘗疏其說以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 耕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梁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

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惣強兵
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倜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
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
爾曰那箇雖教無人柰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錄
起此作郭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
兄問。卓錄作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倜因舉祖宗官制
大輕卓錄作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倜因舉祖宗官制
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
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
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
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群
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

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卓錄作斂金使去軍
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
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
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
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
盡責得不甫今附下錄介甫只是剝太甚凡州郡禁
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人有干軍額闕五百人則
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
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
勝計陳史云記得先生說教提刑掌之歸又云也怪不
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其守南

康舊有千人禁軍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
 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
 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
 外便用別擘畫措置如斛面加量之屬又盡則預於民
 間借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
 米來納亦謂之租米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
 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
 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又行下
 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
 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
 言自來不曾及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

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
 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椿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
 粒那裏有年年侵使了每監司使公使下來檢視州郡
 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
 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兩鬼輸何從得來某在
 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某報去
 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祭歲用支使
 何今來上司不若為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
 徒為胥吏輩賂賄之地又沈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
 不能如約束何似能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
 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

約束却被某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為罪則前後之為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柰何只得如此處卓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問。德明錄云。以何為先曰只是要得人。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礼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

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昏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昔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傲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人傑

問歐公本論謂今冠昏喪祭之禮只行於朝廷宜令禮官講明頒行於郡縣此說如何曰向來亦曾頒行後來起告訐之訟遂罷然亦難得人教他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箇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

曰譬如補鍋謂之小補可也。若要做湏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見於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合頒降禮樂之制。令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是視民如禽獸。豐年猶多饑死者。雖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氣不來。明德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振。

立一个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

只管築塞在這裏道夫

吳仙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蓋卿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湏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過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燾

因說理會天下彌文曰伊川云只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如有稱在此物來即輕重皆了。何必先要一一等過天下之物。方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燾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燾不能則謹守常法燾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

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

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

轉况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

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脩舉

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或錄云問天地生一世人能盡用天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若以今世論之則人才之可數者亦可見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這箇人若有聖賢出來只它氣焰自薰蒸陶冶了無限人才這箇自爭八九分少間無狀者惡者自消鑠

不敢使出各求奮勵所長而化為好人笑而今無意思畧轉則天下之人便皆變動况有大聖賢新出是麼

樣氣魄那箇盡薰蒸了小人自是不敢放出無狀以自私自利辦事之心而為上用皆是有用之人矣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

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佳地各舉其職有不

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

忌憚了夔孫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

好者庶有可以為天下之理方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

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升

後世只是無箇人樣德明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
踈道夫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
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為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為不是
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人傑

今人材舉業浸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
於荒山中方

賀孫問先生出處因云氣數衰削區區愚見以為稍稍為
善正直之人多就摧折困頓似皆佞諛得志之時曰亦
不可一向如此說只是無人一人出來須得許多人入

家合力做若是做不得方可歸之天方可喚做氣數今
若有兩三人要做其他都不管他直教那兩三人摧折
了便休賀孫

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俟到
手然後為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為而死吾志不白
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拆本做也先生曰
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荅淳于
堯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
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
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不好安得似陸子
靜堂堂自在說成一個物事乎方子

直卿云嘗與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了事底人若不識
義理終是難保先生不以為然以為若如此說却只是
自家這下人使得不是自家這下人都不是人才賀孫
荀彧歎無智謀之士看今來把誰做智謀之士伯謨云今
時所推只永嘉人江西人又麓福建又無甚人先生不
應因云南軒見義必為他便是沒安排周遮要做便做
人說道他勇便是勇這便是不可及歎息數聲賀孫
浙中人太率以不生事撫循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
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
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揚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揆去為事揆得過時且過上

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鷓突才
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
却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利方為圓且恁隨俗苟且自
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
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
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息遏便有訟者
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
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個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
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
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閑

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义手並脚便道是矯
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湏是如市井底人拖泥
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器遠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
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却與有是非無利害之說
有不相似者曰只爲人把利害之心去看聖人若聖人
爲治終不成掃蕩紀綱使天下自恁地頽壞廢弛方喚
做公天下之心聖人只見得道理合恁地做有令天下
在這裏湏着去保守湏着有許多維持紀綱這是決定
着如此不如此便不得這只是箇睹是又問若如此說
則陳夫就事物上理會也是合如此曰雖是合如此只

是無自家身已做本領便不得又問事求可功求成亦
是當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聖人做事那曾
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從這裏理會去却不曾恁地計
較成敗利害如公所說只是要去理會許多汨董子方
牽入這心來却不曾有從這裏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
賀孫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數自古
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某看
來則不然孔子修六經要爲萬世標準若就那時商量
別作箇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箇
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

二三著如何守他議論如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諸
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脉固自有所屬不直截以
聖人爲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著這事煞利害千萬細
思之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
非聖賢之道燾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
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揚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
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爲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
弊矣王荆公未幾盡變之又新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

故也揚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
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揚
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
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
箇是底始得學蒙

被幾個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人翻得來難看吏文只合
直說某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見方是今
只管弄閑言語說到緊要處又只恁地帶過去至

今日天下且得箇姚崇李德裕來措置看如何浩

今日之事若向上尋求須用孟子方法其次則孔明之治

蜀曹操之屯田許下也德明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個心甚易感也揚

吳葉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

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

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覈實檢

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

不忍為心言經界○道夫

因論經界曰只著一私字之生無限枝節或問程子與五

十里米比之說如何曰人之心無窮只恐與五十里他

又要一百里與一百里他又要二百里淳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斯民除

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

共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存立道夫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

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

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傑

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

後有以持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于奪之

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卒民既不蒙其惠又

反受其殃矣若海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謂壞了這寬字人傑
平易近民為政之本個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
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
曰安定國家必大馬先人傑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
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
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
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令人徃徃
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
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

這事難又曰難難個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
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
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
梧不住個

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何使先生見
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
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
然是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常更者曰亦
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
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

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
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且如
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隄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親
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說了德明起稟云數日聽尊
誨敬當銘佩請出整衣拜辭遂出再入拜於床下三歌
扶掖先生俯身顰眉動色言曰後會未期朋友間多中
道而畫者老兄却能拳拳于切已之學更勉力廣充以
慰衰老之望德明復致詞拜謝而出不勝悵然前一日
先生云朋友赴官來相別其病如此時事又如此後此
相見不知又如何適中追念斯言不覺涕下伯魯進求
一言之誨先生云歸去且與廖夫商量昨日說得已詳

大抵只是如此

稱夫者為夫天。伯魯言。德明。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
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悅首太息賀
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九

朱子六

論取上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
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召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于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
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
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
卿世及君臣恩意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
爲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
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

之子孫莫不驕奢淫泆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為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為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駸淫奢也哉陳同父課藁中有一段論此稍佳個

竇問人才須教養明道章疏須先擇學官如何曰便是未有善擇底人某嘗謂天下事不是從中做起須得結子頭是當然後從上梳理下來方見次序德明問聞先生嘗言州縣學且依舊課試太學當專養行義之士曰却如此不得士自四方遠來太學無緣盡知其來歷須是

從鄉舉明德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遠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賀孫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

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學可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个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罷剛祖宗時科舉法疎闊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改~~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着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

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畧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襖幘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揚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憂因云云舊時此中赴試時只有四五千入今多一倍因論呂與叔論得取士好因論其集上代人章表之類文字多難看此文集之弊揚因謂去了此等好曰然因歎與叔甚高可惜死早使其得六十左右直可觀可惜善人無福兄弟都有立一兄和叔做鄉

儀更直截死早揚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本太祖時人都

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

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揚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

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

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貧

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

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作明

三舍人做乾元統天義說乾元處云如目之有視耳之有

聽體之有氣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無這般時文個

今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改頭換面說

了又說不成文字個

今人為經義者全不顧經人務自立說心龐膽大敢為新

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

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

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

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為新奇迎合主

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

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

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

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為奇說而無所底止哉
嘗特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
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為可惜耳今為經義者又不若
為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
聞虜中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
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
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為主司者務出隱僻題
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醉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
方是果何法也 備

時有報行遣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目者以曰如此行遣一
番也好曰其常說不當就題目上理會這箇都是道術

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一道德
同風俗是他真箇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
敢別走作胡說上下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
這腔子裏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而今人却務出暗僻
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如何教他不杜撰不
胡說得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先牢籠做了曰莫
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悞遠方觀聽而今却
都是杜撰胡說破壞後生心術這箇乖某常說今日學
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賊盜遇士士亦分明以
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
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

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既不許繼燭他自要奔去無緣更代得人筆或曰恐難止遏今只省試及太學補試已自禁遏不住曰也只是無人理會若捉得一兩箇真箇痛治人誰敢犯這箇須從保伍中做起却從保正社首中討保明狀五家為保互相保委若不是秀才定不得與保明若捉出說名納兩副三副卷底人來定將保明人痛治人誰敢犯某嘗說天下無難事會底事這般事只是黑地裏脚指縫也來得出來不知如何得恁地無人理會又曰今日科舉考試也無法不通看或曰解額當均否曰固是當均或曰看來不必立為定額但以幾名終

場卷子取一名足矣曰不得少間便長詭名納卷之弊依舊與他立定額只是從今起照前三舉內終場人數計之就這數內立定額數三舉之後又將來均一番如此則多少不至相懸絕矣因說混補曰頃在朝時趙丞相欲行三舍法陳君舉欲行混補趙丞相不肯曰今此天寒粟貴若復混補須添萬餘人米價愈騰踊矣某曰為混補之說者固大謬為三舍之說亦未為得也未論其他只州郡那裏得許多錢穀養他蓋入學者既有舍法之利又有科舉之利不入學者止有科舉一途這裏便是不均利之所在人誰不趨看來只均大學解額於諸路便無事如今太學解額七人取兩人便七人取一

人也由我十人取一人也由我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
取一人也只由我而今自立箇不平放這裏如何責得
人趨或問恩榜無益於國家可去否曰此又去不得去
之則傷仁恩人必怨看來只好作文學助教關立定某
州文學幾負助教幾負隨其人士之多少以定負數如
宗室宮觀例令自指射占闕相與受代莫要教他出來
做官既不傷仁恩又無老耄昏濁貪猥不事事之病矣
梓佑通典中說釋奠處有文學助教官因說祿令曰今日祿令更莫說更
是不均且如宮觀祠祿少間又盡指占某州某州蓋州
郡財賦各自不同或元初立額有厚薄或後來有增減
少間人盡占多處去雖曰州郡富厚被人炒多了也供

當不去少間本州本郡底不曾給得只得去應酬他處
人矣因又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
何擾之有而今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
有一兩箇曉得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
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
算量極易自紹興間秦丞相舉行一番以至今看來是
蘇緯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今又多弊了看來須是
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
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
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
為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姦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

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處只如秦丞相紹興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為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百貫千貫却不管及被人少却百錢千錢便反倒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說著某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開理會得閑事閑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次

則豪家上戶群起遮攔恐法行則奪其利盡用納稅惟此二者為梗而已又曰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箇恰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舊時科舉無定日少間人來這州試了又過那州試州裏試了又去漕司試無理會處不知誰恣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機會便是如此又曰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一面是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棊一着便見得數十着以後之着若只看這一面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

開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剛義

卷遠問今士人習為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某舊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

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為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須說教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諛其下也孫賀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為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不得然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今時文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如今年三知舉所上劄子論舉人使字理會這箇齊得甚今日亦未論變科舉法只是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權用正人使士子少知趨向則人心自變亦有可觀可學

問歐陽公當時變文體亦是上之人主張曰渠是變其
詭恠但此等事亦須平日先有服人方可弄功問歐陽
公本論亦好但末結未盡曰本論精密却過於原道原
道言語皆自然本論却生受觀其意思乃是聖人許多
憂慮做出却無自然氣象下篇不可曉德粹云以拜佛
知人之性善先生曰亦有說話佛亦教人為善故俚以
此觀之也學可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
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
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
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

斷以已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
不為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
額太學則罷月書季攷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
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之本

因言今日所在解額太不均先生曰只將諸州終場人數
與合發解人數定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設有定數何故
不敢改動也是好笑浩

或言太學補試動一二萬人之冗曰要得不冗將太學解
額減損分布於諸州軍解額少處如此則人皆只就本
州軍試又何苦就補試也熹

臨別先生留飯坐間出示理會科舉文字大要欲均諸州

解額仍乞罷詩賦專經學論策條目井井云且得士人
讀些書三十年後恐有人出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者大槩欲於三年前
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
只六伯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預前以某年科
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
欲借錄不許過

先生言時文之謬云如科舉後便下詔今番科舉第一場
出題目在甚經內論題出在甚史內如史記漢書等廣
說二書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幾三年之間專心去看得
一書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經書子細

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舉法今
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
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三
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
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
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
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
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
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其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
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為題賀孫云此
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誰解只得依其說不得臆說先生曰六經皆可如此下家狀時皆令定了揚

今人都不曾讀書不會出題目禮記有無數好處好出題

目揚

科舉種子不好謂試官只是這般人。揚

張孟遠以書來論省試策題目言今日之弊在任法而不任人孟遠謂今日凡事傷不能守法曰此皆偏說今日乃是要做好事則以礙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即便越法不顧只是不勇於為善必大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

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皆

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惟它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曰上庠風化之原所謂學校行藝者行尤可笑只每月占一日之食便是先生笑曰何其簡易也曰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間小正須可曰大處正不得小處越難才動着便有掣肘如何正得琮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
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
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孫賀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
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曾經歷諸州教官都
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
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
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
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
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他
教人也未是如教人編抄甚長編文字又曰今教授之

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事
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
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
教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孫賀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
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
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
了自無可得說如筭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
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
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
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

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
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
不曾濟得此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
門所不道而此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
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孫賓

葉正則彭大老欲放混補廟堂亦可之但慮艱食故不果
行二人之意大率為其鄉人地耳廟堂云今日大學文
字不好却不知所以不好之因便使時文做得十分好
後濟得甚事某有一策諸州解額取見三舉終場最多
人數以寬處為準皆與添上省試取數却不增其補試
却用科舉年八月十五日引試若要就補須舍了解試

始得如此庶幾人有固志免得此奔競喧闐祖閱

說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
為宰相合以何為急却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
不識輕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
宰相說甚事只看實錄頭一版便見且說大學秀才做
時文不好你道是識世界否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
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
說待補之立也恰如擲骰子一般且試來擲得便得試
擲不得便不得試且以為節制那裏得底便是不得底
便不是這般做事都是枉費氣力某常說均解額只將
逐州三舉終場人數用其最多為額每百人取幾人太

學許多濫恩一齊省了元在學者聽依舊恩例諸路牒
試皆罷了士人如何也只安鄉舉如何自家却立箇物
事引誘人來奔趨下面又恁地促窄無入身處如何又
只就微末處理會若均解額取人數多或恐下梢恩科
數多則更將分數立一長限以前得舉人却只依舊限
有甚不得處他只說近日學中緣有待補不得廣取以
致學中無好文字不知時文之弊已極雖鄉舉又何嘗
有好文字繪炙人口若是要取人才那裏將這幾句冒
頭見得只是胡說今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
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
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

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然有人及
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入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麗
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秤斤
注兩作兩句破頭如此是多少衰氣
孫賀

或問趙子直建議行三舍法補入縣學自縣學比試入於
州學自州學貢至行在補試方入太學如何曰這是顯
然不可行底事某嘗作書與說他自謂行之有次第這
下梢湏太乖今只州縣學裏小小補試動不動便只是
請囑之私若更把這箇爲補試之地下梢湏至於興大
獄子直這般所在都不詢訪前輩如向者三舍之弊某
嘗及見老成人說劉聘君云縣學嘗得一番分肉肉有

內舍外舍多寡之差偶齋僕下錯了一分學生便必界
方打齋僕高聲大怒云我是內舍生如何却只得外舍
生肉如此等無廉耻事無限只是蔡京法度如此嘗見
胡程德輝有言曰學校之設所以教天下之人為忠為
孝也國家之學法始於熙寧成於崇觀熙寧之法李定
為之也崇觀之法蔡京為之也李定者天下之至不孝
者也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豈有不忠不孝之人
而其所立之法可行於天下乎今欲行三舍之法亦本
無他說只為所取待補多減裂真正老成士人多不得
大學就試大學緣此多不得入然初間所以立待補之
意只為四方士人都來就試行在壅隘故為此法然又

須思量所以致得四方士人苦死都要來赴太學試為
甚麼這是箇弊端須從根頭理會去某與子直書曾云
若怕人都來赴太學試須思量士人所以都要來做甚
麼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養之實而仕進之途如此
其妨正試既優又有舍選恩數厚較之諸州或五六百
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
就這處醫治却只去理會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揮自
今大學並不許以恩例為免若在學人援執舊例則以
自今新補入為始他未入者幸得入而已未暇計此太
學既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人自安
鄉里何苦都要入太學不就此整理更說甚高抑崇泰

相舉之為司業抑崇乃龜山門人龜山於學校之弊然
有說話渠非不習聞講論到好做處却略不施為秦本
惡程學後見其用此人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善類得
相汲引後乃大不然一向苟合取媚而已學校以前整
頓固難當那時兵興之後若從頭依自家好規模整頓
一番豈不可為他當時於秦相前亦不敢說及此孫
因論黃幾先言曾於周丈處見虜中賦氣脉厚先生曰那
處是氣象大了說得出來自是如此不是那邊人會揚

語類卷第一百九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十

朱子七

論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
有方伯連師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賀孫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備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
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
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賀孫
木之同
凡為守帥者止教閱將兵足矣程其羊力汰靡廢老衰弱

招補壯健足可爲用何必更添寨置軍其間衣糧或厚
或薄遠致偏廢如此間將兵則皆差出接送矣方子
辛乘疾頗諳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
寇令統領揀入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
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
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爲今之計大
段着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
分兵殺虜之勢只緣虜人調發極難元顏要犯江南整
整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關許多周
遮但彼中人纔逼迫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
只有**汜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爲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

關陝他必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
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
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上他又着擁兵捍海上吾密揀
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
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
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
用力蓋精銳萃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
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爲響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
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
曰須有道理蔡曰莫着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
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

得井牧其田民皆為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為亂道一也
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
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勝直
如反掌耳賀孫
先生云當今要復太祖兵法方可復中原又云諸州禁軍
皆不可用幾年說要揀冗兵但只說得各圖苟且安便
無有為者故新者來舊者又不去來而又來相將積得
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見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
可用者又復留而不去故軍冗不練官冗不澄壽昌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
方好曰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年

又老了依舊無用揚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道夫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
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
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趙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
兵趙去饒州饒州之兵趙去衢信衢信趙去行在迤邐
趙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
費豈不大好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
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
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

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爲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
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
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
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
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
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
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端
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
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
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負神宗時又增置
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

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負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
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
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
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修治
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
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
切反之道夫

問後世雖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
兵不得兼長征兵終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詩可見
曰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徵發於民
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因論荆襄義勇州縣

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徵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徵科
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當初
見劉共父說他制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
擾之某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末流如
此個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
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
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
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先
云聞前輩云云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

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
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
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得而去
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
之兵安得不窮也

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
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又
令州郡見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却以其費樁管
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又皆
羸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揚
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

用度止在二分之一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其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廩

兵節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時舉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

此以一年計
今日民因正緣松江屯兵費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

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其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

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

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

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浩屯田

范伯達有文字說淮上屯田須與畫成一井中為公田以給軍令軍中子弟分耕取公田所入以給軍德明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嘗差官理會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與者却只令人築起松江閑地以為屯此亦

太不立大抵世事須是出來擔當不可如此放倒入是天地中最靈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

德地大事聖人猶能裁成輔相之况於其他因舉齊景
公荅夫子君君臣臣之語又與晏子言美哉室之語皆
放倒說話且如五代時兵驕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
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
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北祖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甚
州以戶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
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
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道夫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
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

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

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擇將帥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
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隱時
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
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廝撥出來耳道夫

不令宦官賣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方

今日將官全無意思只似人家驕子弟了褻衣博帶談道
理說詩書寫好字事發遣如此何益於事謙

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
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柰何彼固

不足師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
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
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
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
泛濫也道夫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
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
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
相下之意徒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
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有理格

爾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壓

人心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道夫

或問古今治亂者先生言古今禍亂必有病根漢靈帝后
戚唐藩鎮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歸正人忽然放教他
來州縣如何柰得他何所幸老者已死少者無彼中人
氣象似此間人一般無能為矣謙

邊防馬政甚弊廬州舊夾肥水而城今只築就一邊揚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
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任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
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備

論刑云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時舉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入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今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

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賂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備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為此人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

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佐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十一
論民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
放淫辭令人心都啗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
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
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况欲曉之以義
理哉錄公大。教人傑。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疇放
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夫殿
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十一

朱子八

論民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
放淫辭令人心都啗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
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
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况欲曉之以義
理哉錄公大。教人傑。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疇放
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夫殿
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

無名額外錢湏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
 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
 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
 相知如何得好這湏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辦嘗
 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
 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湏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
 名園麗圃其費幾何白費幾何下面頭會真歛以供工
 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
 者何限因言賦重民困曰此去更
 程正愚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
 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

而巴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使不得盡
 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
 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
 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
 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人傑
 今上下匱乏勢湏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
 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
 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必大
 荀悅云田制湏是大亂之後方可定揚
 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減似那輕處可矣淳
 今世產賦百弊砧基簿只是人戶私本在官中本天下更

無一處有稅賦本末更無可稽尋處義剛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據本無

這箇後如何稽攷所以周官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謂史

便是掌管那簿底義剛

福建賦稅猶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橫欵無數民甚不聊生

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官

中名字以免稅向見辛幼安說冀舡亦插德壽宮旗子

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親見如此嘗有人充保正來論

其當催秋稅某人當催夏稅某初以為催稅只一般何

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產有定色易催夏稅是和買

絹最為重苦蓋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錢後來變得

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得

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今納價錢數又重催不到者

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

西又不如浙東江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淳

義剛同

浩曰江浙稅重昨日來路問村人見得此間只成十一之

稅曰嘗見前輩說閩中真是樂國某初只在山間不知

外處事及到浙東然後知吾鄉果是樂地今只汀州全

做不得彼處屢經寇竊逃亡者多遺下產業好者上戶

占去不好者勒隣至耕佃隣至無力又逃亡所有田業

或拋荒或隱沒都無歸著又官科鹽於民歲歲增添此

外有名目科歛不一官艱於催科民苦於重歛更無措手足處守倅只利俸厚得俸便了更不恤大體湏是得監司與理會亦近說與應倉了不知如何浩云要好得監司去地頭置局與理會一番直是見底方可住先生擊節曰此是至切之論某之見正是如此浩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州時庶稅稍均得先生曰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湏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湏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

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為

母人爲子說得甚好義剛

揚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不弊又論汀寇止四十人至調泉福建三州兵臨境無寇須令汀守分析先生曰纔做從官不帶職出便把這事做欠闕見風吹草動便喜做事不顧義理只是簡利多害少者爲之今士大夫皆有此病可學

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

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道夫賑民。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

利不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矣人傑

余正甫說時煞說得好雖有智者爲之計亦不出於此然所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上面取出之數不節不可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

曰然賀孫

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如何

吏官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輩

皆有一定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使委人如何了得又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揚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道夫

李壽翁啓請要移義倉放鄉下令簿尉月巡之丞三月一巡之先生曰如此則丞簿尉只幹辦此事也不給都無力及其他事矣又月月官出擾鄉人一番也是行不得後被朝廷寫下常平法一卷下來也不道是行得行不得只休了又有一官人要令逐縣試過了方得來就試先生云且如福州十二縣今只一處弊逐處試過却有

十二處弊揚

今日莫備於役法亦莫弊於役法振民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着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尉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負大有不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雙孫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晁以道嘗有劄子論差役有十利個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

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
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靳靳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
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某鄉多富
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兩鄉令其均平其有
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
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然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
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
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
長催稅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長少間
却計會情願做保正其甚嘉之以為捨場而就難及詢
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

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
滿若干當為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若產
錢倍多則須兩番為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
見崇安趙宰使人俵由子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
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俵由子催稅而
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餓餓民甚苦之恣為吏
人乞覓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錢與
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
錢而趨限之錢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
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偽如何了得個

李文問保正可罷否曰這箇如何罷得但處之無擾可矣

曰此自王荆公始否曰保正自古有但所管人戶數有限今只論都則人數不等然亦不干人數多寡若無擾雖所管千百家亦不為勞苦若重困之雖二十家亦不勝矣淳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法天下坐令之兵不魯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弟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入保伍不

取甚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備

某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八有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役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真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此弊縫方可備

歸正人元是中原人後陷於蕃而復歸中原蓋自邪而歸於正也歸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徭洞之人來歸中原蓋自暗而歸於明也如西夏人歸中國。燕。亦謂之歸明。

財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口諸路總領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于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棧篋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振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

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今之戶部但逐時了得些以支撥都下軍馬之類如無又借出內藏錢以充之凡天下財賦到即分幾多入內庫幾多入何處幾多入戶部王宣子為戶部時曾去理會虞弁甫不樂罷黜之揚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屈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及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陳討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

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曾欲罷之孫賀

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

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為貧

窮全無生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孫賀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

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

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為州郡之患今

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

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

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

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

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倚謂其伯叔兄弟

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為

官者反得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反

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

何然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

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為州郡

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

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玉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

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

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子自

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官中不能容

則皆出居於外因問西外南外曰徽宗以宗室衆多京師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孫出居西京謂之西外太祖位下子孫出居南京謂之南外及靖康之亂遭虜人殺戮虜掠之餘能渡江自全者高宗亦遣州郡收拾於是皆分置福泉二州依舊分太祖秦王位下而居之也居於京師者皆太宗以下子孫太宗子孫是時世次未遠皆有總麻服故皆處於京師而太宗以下又自分兩等濮園者尤親蓋濮卽比那又爭兩從也濮園之親所謂南班宗室是也近年如趙不流之屬皆是南班其恩禮又優故濮園位下女事人者其夫皆有官因言京師破時黃唐傳為宗正官以宗室簿籍獻於虜虜依簿搜

索無一人能逃匿者又徽宗淵聖諸子皆是宦者指名取索亦無一人能免者言之痛傷虜人初破京城時只見來索近上寵倖用事宦者數人人莫測之但疑其欲效此間置官依微宮闈間事耳乃是呼去問諸王諸公主所在宮人有幾位諸王有幾位兩宮各有多少并宮中寶王之藏各有幾所宦者一一聲說略不敢隱其有宮中私藏寶王之物外人不得知者虜人皆來索取皆是宦者教之也方搜捕諸王宗室時吳革獻議於孫傳欲藏匿淵聖之子年十許歲以續趙祀而取外人一子狀貌年數相似者殺之以獻虜云皇子出閣為衆人爭奪蹂踐而死孫傳不敢擔當竟不敢為只得兩手付

之無一箇骨肉能免者可痛問吳革是時結連義兵欲
奪二聖為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
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人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終便有此禍可不
慄慄危懼從古以來如此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被武
后殺盡其間不絕如綫唐明皇奔迸流離其子孫皆餓
死中更幾番禍亂殺戮無遺哀哉卓

或論會子之弊曰這物事輕了是誘人入於死地若是一
片白紙也直一錢在而今要革其弊須是從頭理會
方得燾

或論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

少其壞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整四五緡壞了只其
御間舊有此想見別處更多又有海船之泄海船高大
多以貨物覆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
官禁那曾檢點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又其一
則淮上透漏監官點閱稅物但得多納幾錢他不復問
銅錢過彼極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絹一匹若更不禁
那箇不要帶去又聞入川中用若放入川蜀其透漏之
路更多賀孫

論淮西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今朝廷只以紙視之
今須是銅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江
南又須江南官司置場兌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人傑

兩淮鐵錢交子試就今不行處作箇措置不若禁行在會
子不許過江只專令用交子如淮人要過江買賣江南
須自有人停榻交子便能換錢又不若朝廷指數萬貫
錢在江南收買交子却發過淮南自可流通必大曰不
許行在會子過淮此恐難禁先生以為然必大因言鐵
錢之輕亦緣積年鑄得多了又只用之淮上十餘郡所
以至此益賤先生遂言古者只是荒歲方鑄錢周禮所
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帛可因此以養饑民
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將來添今淮上
亦可且住鑄數歲俟少時却鑄年臣僚請罷舒蕪鼓
關下四州鹽法分稅上四州官賣浙東紹興四州邊海亦

合如關下四州法而官賣之故其法甚弊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二

朱子九

論官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揚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占

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大保為三公或錄云

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

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古文但見伏生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

空遂誤以是為三公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少

卷一百一十二

保太師然當時所建三公實司徒司空馬司空非此之謂
 但因其字義以為師保之職故亦其尊崇之位在西漢
 上東漢稱上公後世易為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中
 見周官有所據依以不若為三師又按漢書百官表中
 却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
 徒謂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
 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
 固得以前述之欺抑但習聞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
 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頤始行于世東
 晉之前如楊雄以酒誥為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臯陶
 謨等篇為逸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
 卿為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
 時方為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
 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而兼宰相之
 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
 職也上數語疑後世官職益繁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

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
 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
 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為之既是天子
 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承襲不復釐正
 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須建節或錄云今加三公
朝廷又極節度使蓋節度使每月請俸千餘緡所以
不輕授人本朝如韓富文杜諸公欲加三公少須建節
甚知是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
 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
 岳諸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
 徑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或錄云或和開府抹過加二
府以上蔭子便得文官文臣為樞密直學士者蔭子反
得武官如富鄭公家子弟有為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

臣為樞密使武臣或不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令文臣
輔之故奏子皆得武官本朝因而廢文官自金紫轉
 特准開府然後加三公三少如富韓諸公是如本朝
 置三太三少而無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然韓北諸公
 有兼司徒司空又有神宗贈韓魏公尚書令令後世不
 得更加侍中中書令著為定制其禮極隆本朝惟韓公
 為然饒錄云蓋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令兼
 尚書令神宗持贈尚書令者其禮極重後來蔡京
 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今後更不除
 尚書令殊不知為尚書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尚
 書令惟郭子儀功高特除子儀堅不敢受曰昔者太宗
 皇帝嘗為此官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號蔡京
 名為紹述熙豐故事却恣意紛更不知訛舛舉朝莫不
 笑之而不敢指其非又奏徽宗云嘗面奉神宗聖旨令

改造尚書省尚書省者神宗所造規模極雄偉國朝以
 來官府所未有訖工神宗幸之見壯麗如此出令云今
 後輒敢少有更易者以違制論自後宰相居之輒不利
 王珪病死章子厚韓忠彥蔡確皆相繼斥去京惡之是
 時蜀中有一士人姓家迎合其意獻唐尚書省圖云唐
 尚書省正廳在前六曹諸司房在後今皆反是又土地
 堂在正廳之前今却在後所以宰相數不利京信其說
 遂毀拆重造比前苟簡逼仄之甚無忌憚如此又曰本
 朝太宗嘗以中書令為開封尹由開封尹入禪大統故
 後來不除中書令尹開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權字蔡
 京改官制遂除中書令當除底不除謂尚書令不當除底却

除文尹開封者更不帶權字其悖亂無知皆此類也又
京以三公為宰相令人以公相呼已而不得呼相公後
來秦檜亦如此蓋倣此也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
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
扶右即周官大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
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
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
是侍衛人主或錄云或執唾壺虎子之行則參錯於宦
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
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尚書
是掌群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

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
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按秦時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
謂之尚書尚猶主也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
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或錄云故置中尚書以宦者為之置令僕射尤
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恭為令石顯為僕
射嘗權傾內外按蕭望之云中書政本宜用士人蓋自武帝始用宦官出入奏事非舊制也
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錄云臺即尚書閣即禁中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或錄作堂見
後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尚書猶今言殿下陛下
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
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

公徑下九卿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故東漢時不

惟尚書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

蓋當時謂六尚書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建

官或錄云但置祕書令或錄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

以其素承寵任故苟勗自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勗曰

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尚書又不如中書

是時為何官曰黃門監即今之門下西漢時中書之權

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

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舊謂之禁避漢

元后父諱遂改為省儒用或錄少異

古者人主左右携棍執若虎貴綴衣之類皆是士大

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及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

太隔絕人主極尊嚴貴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

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

大儒而執唾盂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

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

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

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

已為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人上

床執手強章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懲霍光之弊事

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

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義

許用公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

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義

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淳

御史大夫如本朝參知政事義

唐官皆家京師孫賀

唐之僕射即今之特進他只是恁地轉將去義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

度使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廣

唐之朝廷有親衛有勳衛有翊衛親衛則以親王侯之子

為之勳衛則以功臣之子弟為之翊衛則惟其所選謹

六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

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

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

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

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

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

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

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

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畧處如東宮官屬之不

備是也某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畧宜放舊損

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庸

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字
文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
宇文氏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用儒

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
却是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
定官制神宗本欲富強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
射行事右丞相取旨温公元祐間甚苦之入文字要改
祖宗官制雖名不齊整然其實徑直紹興間以其不便
方改之二相之權均矣揚

因論神宗官制右相反重前漢官制雖亂道却是實王事
神宗時反徇名亡實漢初制中書後武帝倦勤遂置內

中書宦官為之石顯之類是也温公亦私造得一制度
左相主禮吏戶三部右相主兵刑工三部後有一人要
令六部尚書得自執奏亦不行今左右相兼掌三省事
揚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礼戶
兼工兵兼刑樞密
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
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
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
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
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
之意人傑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攷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取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因論尹穡不著胷中不好時却尚解理會事當時多併了官司後來又復了揚陳同父謂今要得國富兵強須是分諸路為六段六曹尚書領之諸州有事祇經諸曹尚書奏裁取旨又每一歲或二歲使一巡歷庶幾下情可達先生曰若廣中四川之類使之巡歷則其本曹亦有廢弛之患陳曰劇曹則

所領者少若路遠則兵工部可為也曰此亦是一說道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官之衆皆總于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袞袞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

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
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
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
做時方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
明智勇出入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
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
管一重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
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霜禁軍矣
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
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疆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
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

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為疆者
又不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大必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
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

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即有太守州

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

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

職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
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
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
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
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

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
 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
 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
 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不却置數負屬官如
 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
 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
 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
 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
 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備

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
 司而已今諸路監司猥衆恰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

一賢監司其餘悉可省罷當

監司每路只須留一人揀其無風力者且與一郡而漸去
 之必大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
 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
 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
 事又何患其不得人道夫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
 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并得一好
 吏部尚書棟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

薦來但不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
不胡薦備

監司薦人後犯賊犯罪須與鐫三五資正即則降為負即
負即則降為承議即以下若已為侍從或無職名可鐫
則鐫其俸或一功不與奏薦如此則方始得它痛惡地
也須怕今都不損他一毫道夫

只管說官冗何不於任子上更減今負外所得恩數展至
正即正即恩數迤邐展上合奏京官者且與選人又何
害不肯索性理會一番只是恐人怨謗祖宗時亦幾次
省削了久而自定何足恤耶洪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無名

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負存
其當存者亦自善必大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
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
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
振

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
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
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
常常都計掛在自家心下始得賀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振

卷一百一十二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

須擒王如何却倒了夫道

古人云左史書言右史書動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

記之直卿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底便

行出此事來夫道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廢幾有可講學成

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

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万

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裏

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得

及民渾

某堂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

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

罷了上面如何整頓夫道

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

會夫道

俞事宋云某做知縣只做得五分曰何不連那五分都做

了條白

襄陵許子禮作縣法開收入丁推割產稅二句方

開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

判先減書鋪及勒供罪狀不得告訐之類葉子昂催稅

卷一百一十二

三

只約民間逐限納錢上州縣不留錢明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

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某以為名言

曰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

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謂李思求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求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

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

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問德粹婺源旱如何滕答云先生曰最有一件事是今

日大弊旱則申雨檢荒則云熟火燒民家則成數奏到

處如此

某人為太守當見客日分先見過客方接同官及寄居宿

人問其故曰同官有稟議待商量區處頗費時節過客

多是略見即行若停軋在後恐妨行色此事可法

朝廷設教官一件大未是後生為教官便做大了只歷一

兩任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須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

為之不然亦須四十五

律主簿管押一縣簿凡事盡與之知錄事錄一郡事太守

有事許知錄奏聞謂之知錄者以官稍大如今知縣之

類揚

官無大小凡事三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

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
得箇沒下梢立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

心端

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誰得其
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
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
此只是將甚麼人為耳目之寄孫賀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着方判決得別人說話
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見
子細又如今兩人厮炒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

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况又不如他李雖不與
熟嘗於其見先人時望見之先人稱其人有才略曰云
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關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
不說道先着馭吏必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
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
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又云如圍碁一般兩人初
着那箇不要勝誰肯去就死地自做活計這只是見不
高無柰何孫賀

胡致堂言使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
曰此已是恤他不可恤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
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節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曆逐日
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
事賀孫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

個

前輩檢驗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極多樣

因民戶計較沮撓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

官吏見這些米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

不存官倉數年之間立便敗壞雖二十來年之功俱為

無益

賀孫

八居官要應副親戚昨理做事只說道囑託所得貨物親

戚受之這是甚麼底事敢胡乱做因說吳公路為本路

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於
吳其罪甚衆只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
以法相繩遂寬釋訟者追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
無所告訴看來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
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憲公主之故而赦其子
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贖死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
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
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
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
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之事豈
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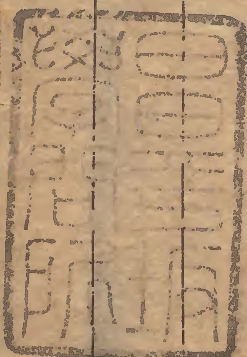
還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于法亦
須令尋醫去可也孫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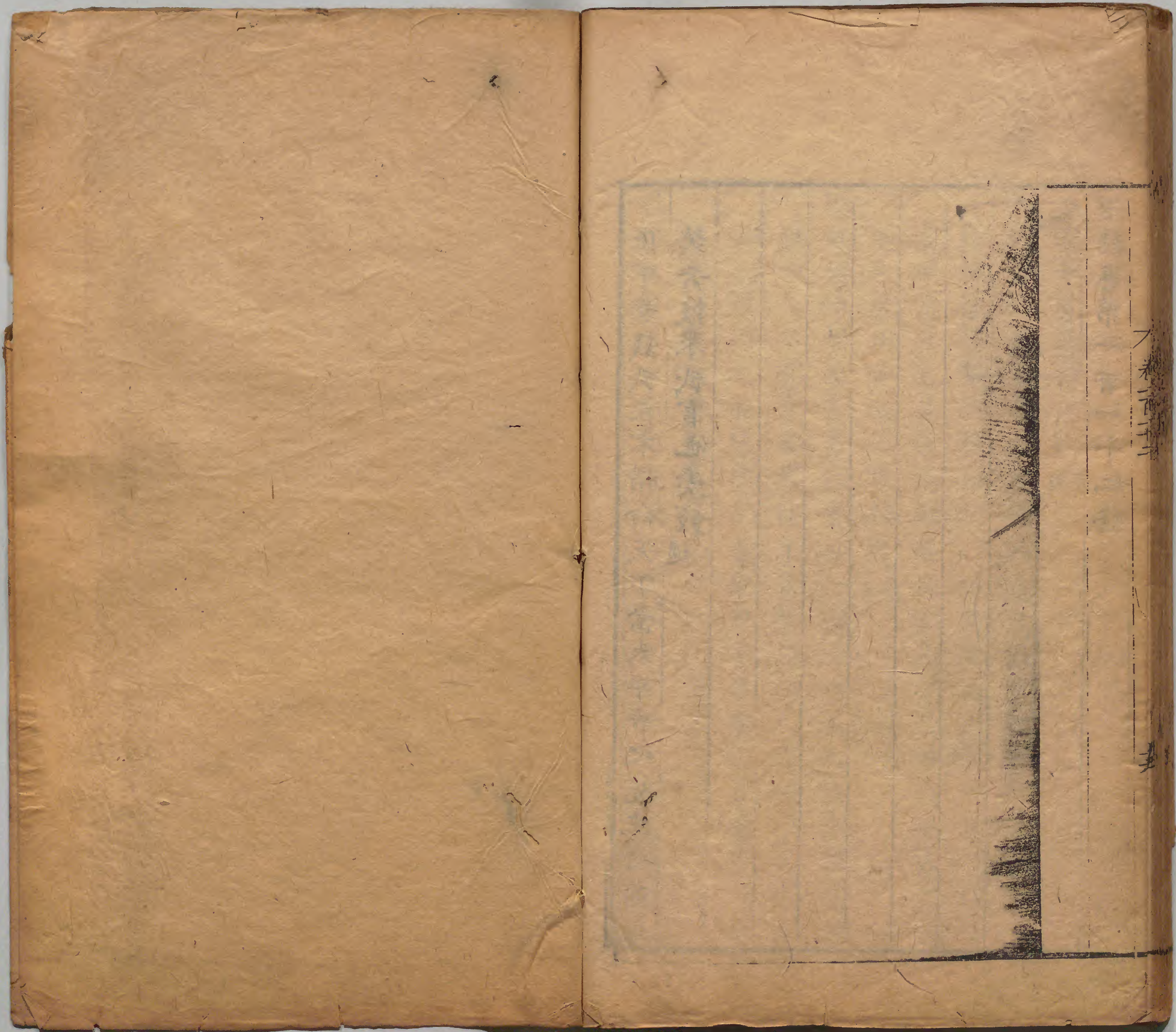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舡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
檢稅豈可直接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
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
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道夫

或欲圖神綱厚賞者曰譬如一盤珍饌五人在坐我愛喫
那四人亦都愛喫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
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自不去圖古者權謀之士
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去必得溥

過到溫陵回以所聞岳侯對高廟天下未太平之問云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告之先生之前只
笑云後來武官也愛錢過





フ
初
二
三

五

